

的官揮指事軍為作

# 拿 破 侖

## NAPOLEON

as Military Commander

by

General James Marshall-Cornwall

譯 鍾 先 鈞

的官揮指事軍為作

# 拿 破 侖

## NAPOLEON

as Military Commander

General James Marshall-Cornwall

譯 鍾 先 鈕

行 印 社 粹 譯 事 軍

## 譯者序

提到拿破侖，真可以說是無人不知，尤其是青年人到今天也還有許多仍然以拿破侖爲其崇拜的偶像——在我手邊就有一封青年讀者的來信，其中有「我願意做中國的拿破侖」的說法。說也奇怪，儘管在國外以拿破侖爲主題而寫的書真可以算是汗牛充棟，假使一位讀有興趣又有閒錢，他要成立一所私人的「拿破侖」圖書館，似乎是毫無困難，但是今天在臺北的出版界，却找不到一本像樣的有關拿破侖的著作。

目前在市場上所能買到的拿破侖傳記，最多只能當做小說看。若認爲那就是歷史，尤其是戰史，才真是誤盡蒼生。我們學習將道和戰爭的人，對於古今名將的事業和生平，是必須採取認真研究的態度，所以我很久就想繙譯一本真正够水準的拿破侖傳記，以供國內學者的參考。

拿破侖在西方號稱爲四大名將 (Great Captains) 之一 (卽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和拿破侖)。其軍事天才和戰爭藝術毫無疑問足供千古式法。我現在要繙譯的這本書是一九六七年出版，原作者爲英國馬歇爾華爾將軍 (Gen. James Marshall-Cornwall)，其書名爲「作爲軍事指揮官的拿破侖」 (Napoleon as Military Commander)。我在上文中已經說過，有關拿破侖的書實在太多，所以爲什麼選擇這一本是存在這裏略加解釋之必要。

首先要指明這本書並非一般性的傳記，而是專爲研究戰爭的人來寫的。其目的是要分析拿破侖的指揮藝術，也就是所謂「將道」 (Generalship)。所以這是一本內行寫給內行 (

或想要學做內行)看的專門書籍，而並非供外行人作消遣之用的閒書。

其次，這位作者是非常特殊，值得加以介紹。他是一位將軍也是一位學者。第二次大戰時，他是蒙哥馬利手下的大將，官拜上將之職。他是一位歷史兼地理學家，有兩本權威著作由牛津大學出版，並曾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達四年之久。所以他這本書有幾項特點：(一)解釋得極爲明白，因爲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內行；(二)所附的地圖都是他親自監督繪製，特別完善；(三)他本人又精通法文，曾經研讀拿破侖信件(共計三十八卷之多)，其所利用的原始資料遠非一般著作之所能及。

也許有人要問拿破侖到今天已經是一百多年以前的古人，像今天這樣進步神速的世界，即令他是軍事天才，其對於當前的問題所能提供的教訓可能還是非常的有限，那麼這種著作和研究也許就只有所謂「學術性」(Academic)的價值，對於實際生活是並無多大貢獻。然則又何必浪費筆墨來發懷古之幽情呢？

這種看法乃似是而非。即令世界是已有莫大的進步，但人還是人，尤其是人性從古到今並無太多的改變。戰爭的主角還是人，兵器和技術只能爲人所用而不能取人的地位而代之。岳武穆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也就是說將道的精華是以「心靈」(Mind)爲基礎，那也正如李德哈特所指出的，必須學習古今名將是如何的「用心」，然後才能體會將道的真義。

所以我願意把拿破侖本人所說的一段話引述如下以來作爲結論：「……像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古斯塔夫斯、屠雲尼、尤金親王、和非德烈；一讀再讀他們八十三次戰役的歷史；以他們爲模範；此乃成爲名將和學會藝術密訣的不二法門。」

# 前 言

哥德把拿破崙的傳奇看得和聖約翰的啓示錄類似：「每個人都知道有那麼一回事，但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拿破崙的讚美詩是曾經受到許多崇拜者的歌頌，而無數的史學家都曾發掘其一生事業的事實，以至於已經沒有更多的資料可供進一步的鑽研。問題是大家都研究，但因難却是如何將許多的結果拼成一張正確的圖畫。大多數較好的傳記家所重視的常爲拿破崙的政略而非戰略。李德哈特曾指出在軍事思想領域中拿破崙並非一位原始性的思想家，但李德哈特也並非發現此種事實的第一人。

事實上，無論在戰略或戰術中拿破崙都不曾創造任何新思想；而他本人也的確不曾以此自命。假使他曾經如此，則也許就能使其部隊不至於一再受到慘重的損失，直到其最後的一戰爲止。但他對於戰爭的指導却的確是高手；在他這一行業中要算是最優秀的巧匠，他對於手中現成的工具和技术知道如何作最有效的利用，雖然不一定是最經濟的。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描寫一個作爲軍事指揮官的拿破崙。不過在拿破崙的一生中，戰略與政略是如此密切交織在一起，所以事實上在分析這一方面時是很難避免觸及那一方面。就這種情形而言，他的事業是與克倫威爾頗爲相似——拿破崙本人曾精密研究克倫威爾的傳記。當然，無論在政治或軍事方面，比起克倫威爾，拿破崙都是一個遠較偉大的天才。不過，本書主要的是討論拿破崙事業中的軍事方面，而且也主要的是爲研究戰爭的人而寫的。

我這本書是以兩種假設爲基礎：（一）誠如上文所指明，拿破崙在戰爭的藝術或科學中並非

一位創新者；(二)可以引述魏非爾元帥的說法，「將才，不像詩人，是培養的而非天生的。」我在本書第一章中即已嘗試證明此一定理，在那一章，我詳述拿破崙的早年教養和訓練，尤其是他的自我教育，因為毫無疑問，其早年的環境和經驗對於其性格與能力的發展是具有顯著的影響。

第二章則敘述拿破崙所承襲的軍事思想與組織，那也就是其戰爭指導的基礎。以下各章則依照編年的順序說明他的歷次戰役，以便分析其指導戰役的方法。(下略)

拿破崙的軍事思想與組織，那也就是其戰爭指導的基礎。以下各章則依照編年的順序說明他的歷次戰役，以便分析其指導戰役的方法。(下略)

拿破崙的軍事思想與組織，那也就是其戰爭指導的基礎。以下各章則依照編年的順序說明他的歷次戰役，以便分析其指導戰役的方法。(下略)

前言

# 目錄

譯者序  
前言

- 第一章 早年（一七六九—一七九二）
- 第二章 軍事遺產
- 第三章 火的洗禮（一七九三—一七九五）
- 第四章 閃擊（一七九六）
- 第五章 隆巴地的征服（一七九六）
- 第六章 利弗里與威尼西亞的征服（一七九七）
- 第七章 埃及的遠征（一七九八—一七九九）
- 第八章 執政與馬侖哥（一八〇〇）
- 第九章 由執政而稱帝（一八〇〇—一八〇五）
- 第十章 烏爾門與奧斯特里茲（一八〇五）
- 第十一章 耶納戰役（一八〇六）
- 第十二章 波蘭與東普魯士（一八〇六—一八〇七）
- 第十三章 帝國極盛時期（一八〇七—一八〇八）
- 第十四章 第二次多瑙河谷戰役（一八〇九）

第十五章 兩面作戰（一八二〇—一八二二）

第十六章 結束的開始（一八一三—一八〇八）

第十七章 窮途末路（一八一四—一八〇九）

第十八章 厄爾巴到滑鐵盧（一八一四—一八一五）

拿破崙的元帥名單（一八〇五）

大事年表（一八〇〇—一八〇五）

第一章 拿破崙與波拿巴（一八〇〇）

第二章 奧國的衰弱（一八一八—一八一六）

第三章 路易十八與拿破崙（一八一六—一八一七）

第四章 奧國與拿破崙（一八一六）

第五章 奧國與拿破崙（一八一六）

第六章 奧國與拿破崙（一八一六—一八一五）

第七章 奧國與拿破崙

第八章 奧國與拿破崙（一八一六—一八一六）

第九章

第十章



# 第一章 早年

(一七六九—一七九二)

若說偉大軍事指揮官是深受其早年教養和環境的影響，這也並非一種公理。英國威靈頓公爵（原名 Arthur Wellesley）與拿破侖同一年出生，其童年的經驗對於其日後的成就似乎殊少關係。他所受的教育都極為平凡，而成績也不優秀，到十七歲才用錢買到一個步兵少尉的官階（好像我國滿清時代的捐官）。照他的出身看來似乎很不可能成爲一代名將。

但是法蘭西未來皇帝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拿破侖（Napoleone Buonaparte）出生於科西嘉島（Corsica）的阿雅士（Ajaccio）。（拿破侖爲名，巴拿帕特爲姓，以上是其義大利語的原始拼法。）科西嘉島原爲熱那亞共和國（Genoese Republic）的屬地，剛剛在十五個月以前根據條約割讓給法國並由法軍加以佔領。科西嘉人，是一個獨立而頑強的種族，他們不喜歡熱那亞人，但却更不喜歡他們的新主人。在包里（Pasquale Paoli 一七二五—一八〇八）的領導之下，他們繼續反抗法國人的佔領，其程度比起過去之於熱那亞人是有過無不及。這位皇帝之父，卡羅（Carlo Buonaparte）和他的母親李提齊亞（Letizia Ramolino）都加入了包里所領導的抵抗運動，當拿破侖出生時，他們是正在離家逃亡之中；他是他們的次子，長子久西培（Giuseppe）要比他大一歲。

李提齊亞是一位性格堅強的美婦。雖然她是一位慈母，但對於子女的教育却採取嚴格的

路線，假使她認為必要時，毫不猶豫的實施體罰。她的嚴格訓練與其丈夫的放任態度恰好成一對比，而且毫無疑問，青年的拿破侖在性格上是深受其影響。在未來的歲月中，他對於「母后」是始終深表敬愛，在其事業將近結束的艱苦階段中，她也始終成爲其精神上的堅強支持者。

同時也可以說許多科西嘉人的特有性格也已經透入了這位未來皇帝的骨髓。那是一種強硬獨立的島國人民性格。科西嘉人的家族觀念極強，拿破侖一生也深受這種傳統思想的拖累。儘管他的兄弟姊妹都是無能而奸險，但他却始終感到有責任和他們共享富貴。他的兄弟（和妹夫）都是性格不穩定。對於他是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

科西嘉人就本性而言是愛好互相猜忌和政治陰謀，在拿破侖未來的行爲中也確實顯出此種趨勢。不僅在對敵人或同盟者的談判中愛耍手段，而且對於他的部下也從不肯坦誠相待，他有慣于挑撥離間的毛病。最後，他的度量也很狹窄，這也是一種島民的固有天性。

一七六九年，法國人終於擊碎了科西嘉人的抵抗，叛徒領袖包里逃往英國；但卡羅却與征服者講和，並成爲法國總督，馬包夫(Comte de Marbeuf)的上賓。由于追溯其祖先的家世，卡羅在一七七〇年被法國當局認爲是有貴族的血統，並給與以特權。這也就是說九歲的拿破侖和他的長兄，久西培，都被保送前往布根地(Burgundy)奧頓(Aulun)的一所教會學校求學。拿破侖只在奧頓停留了三個月，但他努力工作並學會勉強够用的法語知識，儘管還是帶着一種顯著的科西嘉口音。其雙親是希望久西培接受教會的訓練，而拿破侖則接受陸軍的訓練。次年(一七七九)，又是靠馬包夫的勢力，拿破侖獲得法國王室的獎學金，

前往香檳 (Champagne) 布里恩 (Brienne) 的軍官幼校 (Cadet school) 接受免費教育。一共有這樣十二個軍官幼校散佈在法國的境內，其目的是給與貴族的兒子以預備教育，好讓他們可以獲得軍官的任命。每所學校約有候補生一百名，一半是自費的，一半是公費的。兩類學生都必須有貴族出身的證明，但可以追溯到兩個世紀之前，而官費生又會要經過一次考試。錄取名單由軍政部決定，學校行政則委託教會代管。

年輕的拿破侖是在十歲之前進入布里恩幼校，在那裏求學到十五歲為止。所以在那裏也就奠定了其教育的基礎。他是一個勤勉有為的好學生，尤其是在數學，歷史和地理等方面成績極佳。他本來想進海軍，但他母親不贊成，於是遂決定學砲兵。因為他的性格孤傲，所以和同學感情不佳，有落落寡合之感。他不久即能把法語說得很好，但却仍略帶科西嘉口音，這一點也引起了同學的譏笑，同時他們也瞧不起他那種牽強附會的貴族身分。拿破侖還有一個障礙就是太窮，其不善理財的父親無法向他提供零用錢。甚至於他的名字也成為譏笑的對象，因為那是在法國所少見的。假使換了一位意志比較不堅定的孩子，則這些障礙將使其精神受到重大的打擊，但它們却恰好增強了拿破侖克服障礙和發揮其個性的決心。他不特沒有自卑感反而傲視儕輩。

幼校的課程包括有作文、法文、拉丁文、日爾曼文、歷史、地理、數學、圖畫、音樂、跳舞和劍道。有些教師為僧侶，但大多數技術課程是由一般教員來負責。紀律相當嚴格，五年之間除父母之喪以外即無任何假期。十五歲時，拿破侖獲得了軍官學校 (Ecole Militaire) 的保送，那是位置在巴黎的三月廣場 (Champ de Mars) 上。這是其軍事教育第二階段的

開始，那是比較專門化，但却並不教授軍事史或戰術。

在軍官學校中有一百二十六名學生，也是自費和公費各半。他們準備進入各兵種，包括海軍在內。其中想進入砲兵的有二十五人。拿破侖在那裏還是人緣不太好，不過比過去要稍為隨和一點。一般的學生要花兩三年時間始能獲得任官的資格，但拿破侖却拼命用功，在第一學年結束時即已通過考試，于是在一七八五年九月，即已獲得砲兵少尉的任官，那時他只有十六歲，和他同時任官的其他三位候補生都比他大。他的主考官恰好是著名數學家納普納斯 (Pierre Simon Laplace 一七四九—一八一七)。

與拿破侖同時畢業的砲兵候補生當中有兩個人是值得一提：馬齊斯 (Alexandre des Mazis) 和費里普 (Louis-Edmond de Phelipeaux)。在七年之後當王室退位時，他們都辭官出走。馬齊斯是拿破侖在軍校中的最親密友人，而且以後也同入一個砲兵團。費里普則常與拿破侖敵對。在離開法國之後，他在英軍中做了一位上校，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亞克 (Acre) 圍城戰中，曾與史密斯代將 (Commodore Sidney Smith) 協力擊敗拿破侖。

離開軍校之後，拿破侖被派往拉費里 (La Fere) 砲兵團服務，那是駐在瓦蘭斯 (Valence-Sur-Rhone)。在三個月的見習期中，他曾親自做過一切士兵的工作，直到一七八六年一月才正式接充軍官的職務。他當時可謂一貧如洗，除了每年折合美金一二六元的薪餉以外就更無其他任何收入。他的第一次除職是極為短暫，因為在一七八六年九月，他就以家有急事為理由，請假回到其故鄉科西嘉。

拿破侖的家庭的確是非常困難。其父卡羅已于一七八五年二月逝世，只給其遺族留下了

大量的債務。受到馬包夫（一七一二—一七八七）的鼓勵，卡羅曾種植大量的桑樹，並期待政府的補助，因為法國當局是很想在這個島上發展養蠶事業。但是這筆補助費却終於成爲泡影，因而使得他的遺孀也就幾乎陷于絕境，爲了桑樹即已負債約九千法朗，而且還有六個較小的孩子（三男三女）嗷嗷待哺。幸虧她具有堅強的性格，否則也就會活不下去。

長子久西培本擬加入教會，後來發現個性不合遂嘗試改習軍事，但又不成功，於是終往庇薩（Pisa）大學研究法律。所以，遂由拿破侖來幫助其母親渡過難關，而從此時起他就負起管理家務的責任。他決定前往巴黎向政府索取所允許的補助費。由于請假已經快要滿期，他又找到一張醫師證明說他不適合于服役，遂獲得了續假的批准。一七八七年九月十二日他啓程前往巴黎。他與政府的談判是拖長而無結果，不過却使他明瞭政府中遇事拖延的惡習，也養成了他深惡「官腔」的心理。同時也可以顯出當時軍紀之廢弛，在他最初四年的軍職中，幾乎請了兩年假。

到一七八七年底，拉費里砲兵團，在拿破侖不在時已經調換了幾次駐地，現在又調到了蘇因河（Saone）谷中的奧松（Auxonne）。一七八八年六月，拿破侖終於回到他的部隊，此時他已接近十九歲。這個砲兵團現在是充當砲兵學校的練習部隊，其校長爲杜特少將（Major-General Baron Jean Pierre Dutell 1711—1794），也許要算是法國陸軍中最優異的砲兵軍官。所以拿破侖利用這個機會學會其兵種的一切最新戰術和技術發展。他現在努力研究其專業知識，而且待人接物的態度也大有改進。雖然他是團中最年輕的尉官，但在—一七八八年八月，杜特將軍却指派他參加一個委員會研究從長管砲發射爆炸性砲彈的

方法，過去這種砲彈僅從臼砲 (Mortar 當時不是迫擊砲) 中發射，因為牽涉到技術困難。這位年輕的尉官表現得是如此優異，遂獲得了校長的賞識，並和他建立了師友之間的關係。除了公務以外，拿破侖又努力自我教育，尤其是飽讀有關軍事和政治史的書籍。爲了訓練自己的記憶力，他對於所讀的每一本書都要寫提要，這許多卷的提要現在還保存無恙；它們包括着非常廣泛的範圍並且也暗示其思想和雄心的傾向。譬如說，他曾經精深研究亞歷山大，漢尼拔，和凱撒的傳記。據他自己說，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小時。

拿破侖對於政治科學也深感興趣，他深受盧騷「民約論」(Rousseau's *Contract Social*) 的影響，這本書出版于一七八六年，給與法國革命以最大的思想動力。拿破侖之所以特別欣賞盧騷的著作，是因爲它主張應有一個獨立自由的科西嘉。在此後的十二個月內法國革命爆發，而國民會議 (National Assembly) 也在一七八九年六月執行其憲法上的權力。一個月之後，巴斯狄 (Basille) 監獄就被攻破。革命成爲拿破侖一生事業的轉向點。雖然過去十年他一直與貴族爲伍，但他却從未認爲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也經常受到他們的譏諷和歧視。雖然他的生活和教育都是皇上給錢，但他却從無效忠王室的想法。此外，他仍然是一個科西嘉人，而不是一個法國人，他希望新秩序能使其故國獨立。

在巴黎發動的革命暴力行動不久即向全國蔓延。七月十九日，奧松也就開始有了暴動。砲兵團奉命恢復秩序，但軍官們已經發現部隊不再可靠。由于有半數的軍官都已告假，所以就無法維持紀律。八月十六日，該團本身也發生了叛變。

一個月之後，拿破侖決定回科西嘉去參加故鄉的革命活動，於是又獲准了六個月的長

假。九月底他回到該島並立即投入當地的政治活動。他着手組織一支國民軍 (National Guard)，並起草送往巴黎國民會議的請願書。十一月三十日，在米拉包 (Mirabeau) 的影響之下，國民會議宣佈科西嘉正式爲法國的一部分，科西嘉人也享有與法國人完全平等的權利。但此種宣佈並不能完全滿足科西嘉人的民族願望，於是反對勢力也隨之而起。一九七〇年四月，拿破崙的假期已滿，于是他又以健康不佳爲理由，請求續假到十月十五日。他和他的哥哥參加一個要求召回老民族領袖包里的羣衆運動，他是二十年前被法國人驅逐出境，一直都在英國過着流亡生活。于是國民會議把包里從英國召回巴黎，並派到科西嘉來當總督。

此時，革命怒潮又在科西嘉產生了新的不安。科西嘉人認爲在此自由的新時代，阿雅丘 (Ajaccio) 和巴斯提亞 (Bastia) 的要塞似不應再由法國佔領軍據守。一七九〇年六月，法國部隊與國民兵發生衝突，使幾名法國軍官喪命。拿破崙此時是站在科西嘉人的一邊來反對其法蘭西袍澤。因爲受到地方政治糾纏不能脫身，他又再度續假，直到一七九一年二月十日才往奧松歸隊。這次他帶着其十二歲的幼弟，路易 (Louis 原名 Luigi)，一同走，並由他代替母親親自教育。

一七九一年夏天，法國砲兵受到改組，其目的是要使其民主化，拿破崙被調往駐瓦蘭斯的第四砲兵團服務，並升任中尉，從四月一日生效。當拿破崙調職後一星期，路易十六 (Louis XVI) 企圖從巴黎逃走，但中途被截回。于是國民會議命令所有的軍官應宣誓向它效忠。兩年之前，軍官們曾向國家和國王效忠，現在却把國王取消了。因此使許多軍官在內心

中感到不安，遂有許多人寧願逃亡而不肯作新的宣誓，但拿破侖却毫無猶豫，事實上，他早已是一位熱心的革命黨人。

一七九一年初，里昂學院 (Academy of Lyon) 以一千二百法朗為獎金徵文 (「拿破侖全年的薪津還要超過」)，其命題是：「爲了保證人類的幸福應教以何種真理和感情？」拿破侖寫了一篇長文去應徵，雖然並未受到審查小組的賞識，但却可以代表其初期的思想。他當時是醉心民主，反對專制，與他在十年之後的想法可能大不相同。最奇怪的是他說了這樣一句預言式的結論：「天才是像隕石一樣，註定了要燃燒自己以來照亮他的時代。」

假使說拿破侖是革命黨，則他更是科西嘉人，他決定重返該島爲其獨立而奮鬥。自從一七八五年九月任官以來，他已經請了兩次長假，一次二十一個月，另一次十七個月，所以六年之中幾乎三年都在假期中渡過。他現在又請假六個月，他的團長自然不願批准，因國際情勢緊急，所有請假都已暫停，而由於許多人辭職流亡出國，部隊也非常的缺乏軍官。但是拿破侖却不肯認輸，他向他的朋友，杜特將軍申請，當時杜特剛剛升任砲兵總監。由於杜特的幫助，他在一七九一年八月又獲得了三個月的假期，帶着他的幼弟路易離開法國，並在九月初達到阿雅丘。

十月十五日，他的叔祖阿奇狄森 (Archdeacon) 去世，留下一筆遺產使拿破侖全家暫時解除了經濟困難，於是拿破侖兄弟可以專心參加地方政治。他們是站在阿雅丘人的方面，擁護包里並提倡獨立，而巴斯提亞人則反對他們而寧願接受法國的統治。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一日，部隊的代理司令 (一位科西嘉人和拿破侖的朋友) 派他做四個科西嘉國民兵營中之



一個的副營長，並暫代上尉的官階，因為正規軍官實在太缺乏。不幸，在一七九二年二月三日，軍政部又下了一道新命令，要所有在民兵部隊中服務的正規軍官，凡官階在中校以下者，一律返回其原有的單位。這對於拿破侖爲一大打擊，因為他的假期早已在十一月底屆滿。唯一逃避規定並繼續留在科西嘉的辦法就只有設法升任中校。在新政府之下，這是要由每個單位中的投票來決定。用了一點不誠實的手段，拿破侖在四月一日遂被選爲科西嘉國民兵第二營（阿雅丘）的中校營長。這也正是日後許多次政變的先兆。

在一個星期之內，這位年輕的中校使他自己和他的部隊陷入一個嚴重的困難之中。巴黎的國民會議已經解散一切宗教組織，於是科西嘉的地方政府也在一七九二年二月命令取締各地的教會，但在阿雅丘，由於人民具有傳統的強烈宗教信仰，即要求當地政府暫准僧侶留在寺院中。四月八日，復活節的星期日，僧侶在聖法蘭西斯寺院中舉行彌撒，並宣佈次日作宗教遊行，這樣也就使拿破侖大爲震怒。那天黃昏時在教堂附近發生了毆鬥，結果在亂槍之中，拿破侖手下的一名尉官喪失了生命。拿破侖遂決定向阿雅丘居民報復。俯控全鎮的衛城是由一營法國正規軍據守，營長爲梅拉德上校（Colonel Maillard）。拿破侖遂要求梅拉德准許其民兵進入衛城並獲致彈藥的補給，因為他們若繼續留在市內營舍中將會不安全。梅拉德表示拒絕，因為那違反了他所接受的命令，于是他命令拿破侖把他的民兵撤出鎮外，但拿破侖却予以拒絕。次日上午，當居民做完彌撒離開教堂時，一部分民兵開槍射殺了幾個婦孺。於是民兵遂開始不受控制，到處搶劫。這位年輕的中校不特不能控制其烏合之衆，而且更壞的，是他還企圖勸誘衛城中的法軍背叛其指揮官。